



重新定義「文學」與「青年」 方岩：在世界的十字路口



「文學青年」，一個近些年一度被大眾所提及的詞語。「文學青年」所代表的不僅僅是不着邊際的夢想，它還代表着對文本的細讀與探究、對文學現場的關注與思考。唐弢青年文學研究獎得主、《思南文學選刊》副主編方岩在《文學青年編年史》一書中，就帶領讀者與王蒙、吳亮、王安憶、賈平凹、麥家、路內、葛亮、李宏偉隔空對話，讓人們走近這些作者與作品，讓文學夢走入普通讀者的現實當中去。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 受訪者供圖

在方岩看來，世界的十字路口，「文學」和青年都需要被重新定義。他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示，當我們重新談論「文學青年」與這個世界的日常關係時，我們談論的其實是「文學」與這個世界永無止境的衝突和對話，是「文學」與認知這個世界的其他知識體系之間開放而平等的競爭與對峙，持續不斷的互證與融合。

「文學青年」的精神漫遊

《文學青年編年史》收入作者十年來精選長篇小說評論，涉及近年重要長篇，如《考工記》《朝霞》《山本》《霧行者》《灰衣簡史》《這邊風景》《朱雀》等，與具備典型性和影響力的不同代際作家進行文學對話，誠實展現了一位文學青年的十年精神漫遊圖景。

「這些文章基本能呈現我在不同階段的某些時刻比較真實的精神狀態。」方岩特別指出，本書中的文章並非是「約稿」或「命題作文」，大部分都是主動寫的。「從文章本身質感來說，這些文章算是我寫得比較從容、自然，可讀性也比較強的文章。」尤為重要的是，這些文章涉及到的社會觀察及其相關的歷史態度和思想立場至今並無太多改變，「放在集子裏也算立此存照，提醒自己。」

《文學青年編年史》這個名字來自於方岩對路內《霧行者》的評論標題。「文學青年編年史」既是方岩對路內寫作意識的命名，也是作者在閱讀、寫作和行動等層面的自我要求：要始終保持對個體經驗與周遭世界之間複雜張力關係的敏感，這是一種人與歷史之間持續不斷地彼此打量、相互塑造的過程。

對方岩本人來說，「文學青年」是關於生存經驗和精神狀態的中性描述，無關褒貶。從接受教育的角度來說，方岩做了11年的中文系學生，如果不把「文學」僅僅理解為小說、詩歌、散文、戲劇這些文學作品的集合，而是理

解為寬廣、複雜的人文社會知識構成中的一個部分，那麼，這個叫作「文學」的知識體系不僅成為方岩精神資源的一部分，影響着他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而且還構成了他謀生技能的基礎。

「比如，我以前是批評雜誌編輯，現在是文學雜誌編輯，都屬於『文學』周邊，圍繞着這些工作所展開的閱讀、寫作和社交首先涉及的便是基本生存，其次才是精神需要。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其實是個典型的『文學青年』。」

自我與文學

方岩覺得，這個時代，「文學青年」這種稱謂多少顯得有些曖昧。儘管「文學」的專業標準及其話語方式在這個時代是面目可疑的，但是這並不影響其憑藉殘存的話語權威製造對立面以強化自身合法性，「文學青年」在這種意義上成為「污名」的稱謂，意味着知識的殘缺和品味的淺薄，代表着不被信任的、非專業的價值和意義。在大眾文化領域，「文學青年」又成為某種消費符號：以清淺的感傷迴避現實的批判，以輕盈的形象掩蓋翻騰的慾望，以簡單的語言架空複雜的意義，它用一套易於習得、複製的標籤化語言符號系統來吸引消費群體以製造自我提升的人生幻覺。

「在這個意義上，它其實是設計更為精密的、運行方式更為隱秘的、規模更為龐大的、遮蔽現實的話語體系中的共謀成分。但不管是專業話語的歧視，還是共謀關係對其的商業化利用，『文學青年』都是在『文學』與個體日常的斷裂關係中被使用、談論的。」

在世界的十字路口，「文學」和「青年」都需要被重新定義。在方岩看來，



◆《文學青年編年史》新書分享會

「文學」並非僅僅是興趣、愛好、談資，亦非單純的職業或謀生工具，更非美化權力、資本和共謀關係的裝飾性象徵物。

「我們對這個世界的認知由複雜的知識體系構成，『文學』只是可自由選擇的、可信賴的知識體系之一。」當個體以此為中介，以實現「自我」與周遭世界的互動時，作為知識體系的「文學」便被賦予了類似於「世界觀」或「信仰」的功能，它影響甚至決定着「自我」解釋世界的思維方式、情感表達和價值判斷等。同時，「自我」作為個體與世界相遇時共同塑造出的階段性精神狀態，它亦處在一個不斷變動的過程中。「所以，我們最好不要把『青年』理解為生理的邊界和極限、智識的殘缺和低幼，而是『自我』面向遼闊而複雜的世界時，在精神、觀念、態度和行動等層面上所表現出的開放性、可塑性以及未完成性。」

「在出路未現之前，嘲諷不妨來得更猛烈一些」

方岩似乎一直在尋找寫作的意義。在後記中，方岩也坦言，這部集子之於自身多少有些意義，但對於這個世界有多少意義，他始終是懷疑的。「這樣的態度可能會持續很長時間，直到我重新找到寫作的其他可能性。」

但是在意識到自己長久地深陷無效勞作後，方岩不再覺得自己需要迴避什麼。如今，他能在現實中處處撞見自己的尷尬身影。「有時，我會在選秀綜藝的評委點評環節長久地逗留，那些淺薄而不自知的洋洋自得讓我羞愧不已，我知道那些誇誇其談的輕浮舉動一定在我身上發生過。有時候，點開小視頻像是在翻閱舊文。太多的視頻都配有類似的魔性笑聲、音效和背景音樂，像極了我批評實踐中翻來覆去的幾種類型和套路。這些類型化要素本是為了內容的評價性引導，但刪去它們，有些視頻的內容可能會得到更好的呈現。」

在方岩看來，批評就是時代景觀大屏幕上對面面向大眾寫作的文學，讀者隨時可以加入彈幕大軍，一條彈幕並不如另一條彈幕擁有更多的特權，皆為轉瞬即逝。很多時候，為了更好的觀看體驗，很多人選擇了關閉彈幕。但是他們已經用實際行動為一部作品的聲譽和傳播做出了自己的判斷。

這一切都使得「批評何為」像是個笑話。與職業相關的思維、言行必須接受現實的嘲諷。「至少它可以使得我更好審視自己在這個世界的位置和意義。在出路未現之前，嘲諷不妨來得更猛烈一些。」

批評的本質在於速朽

《文學青年編年史》後記寫了一萬多字，後來在出版時刪減了很多。但方岩在平時的寫作中很少大幅刪改，基本就是做些技術性調整，比如，修改錯別字和語法錯誤，潤色標題，調整結構等。

方岩覺得，批評的本質在於速朽。「必須承認我們評論過大部分作品都會被迅速遺忘的，而批評作為一種依附性寫作，其被遺忘的速度只會更快。批評非非是表達意見和觀點，它在多大程度上能被聽見或回應，則不取決於自身。」所以，倘若覺得有所遺憾和不足，那就在下一篇評論中進行彌補和改正。「對於一個二流的批評者來說，與其糾結於一篇注定速朽的文章，倒不如去在下一篇又一篇的寫作過程中去訓練、提升自己。」

方岩的主業是編輯，副業是文學評論。而成為他批評生涯起點的初始狀態則是「傲慢的指點和瘋狂的輸出。」方岩從本科時期，除了課程作業和學位論文，就一直斷斷續續、零零星星地寫點包括批評在內的小文章，那時候並沒有寫作的自覺意識，非非是自娛自樂，所以大多數都沒發表。直到博士畢業後去了一本批評雜誌做編輯，才萌生了想把批評當作一種職業來做的想法。

「最初的現實誘因，非非是因為在編輯別人的文章時覺得不過如此，所以便有了自己動手的衝動。」方岩更是在採訪中坦言，長期的學院生活和學術訓練，難免會不自覺地產生「我很重要、世界需要聆聽我的聲音」的人生幻覺，所以，除了名利心、虛榮心，更有要指點江山和別人生活的野心。

有些評論家會自己操刀寫小說，但方岩暫時沒有類似的想法。「從技術上來說，小說寫作是一門需要長期磨練的手藝。我不會因為自己讀過一些小說、評論過一些小說，就覺得自己可以跨越這門手藝所要求的基本門檻。文學評論大致有着較為清晰的規則和程序可以遵循，它可以通過教育、訓練、模仿來習得。」

在方岩看來，優秀的小說家，除了長期的自我磨練，更為重要的是，他們天生就是講故事的人。「我不會貿然踏入這個領域。要尊重別人的手藝，別人的創造性。」

書介

#我要說出真相

作者：結城真一郎
譯者：HANA
出版：尖端



日本推理作家協會獎首位平成出生的獲獎者結城真一郎，以劇情轉折、伏筆回收的巧妙設計，以及主題關於YouTuber的現代性受到高度評價，成為當前最炙手可熱的推理小說界超新星。從事家教中介的大學生發現了某個家庭的異狀（〈慘者面談〉）；深受不孕折磨的夫妻終於生下孩子，卻有另一個女兒找上門說「我是靠着你的精子而生下來的」，揭開了出人意料的真相（〈潘朵拉〉）；在這個只有四個小孩的島上，我們得到iPhone、成了YouTuber，卻在某個案件發生之後遭到了島民的疏遠（〈歡迎轉發〉）……作品中充滿了如YouTuber、配對軟體、精子提供、遠端飲酒等「現代主題或科技產品」，將現代主題與推理小說相融合，帶來全新的閱讀體驗。

寧靜海的旅人

作者：艾蜜莉·孟德爾
譯者：朱崇旻
出版：臉譜



1912年，英國貴族少年艾德溫離鄉拓墾，在森林裏忽見一座航站般的金屬洞窟、不屬於那個時代的飛船，並聽見了小提琴的樂音，卻怎麼也找不到演奏者。2020年，加拿大女子玖森在遠洋輪船上神秘失蹤後，青少年時期拍攝的短片由家人公開，片中一樣出現了飛船航站的影像、與林中的小提琴樂曲。2203年，人類實現了太空殖民，來自月球城市的作家奧莉芙寫下一本關於末日與瘟疫的暢銷小說，書中一段關於森林、飛船航站與提琴音樂的描述，和艾德溫及玖森所見如出一轍。——這是跨越百年的靈感共鳴、時空秩序的錯亂，或是我們始終活在虛擬現實的證明？繼《如果我們的世界消失了》後，艾蜜莉·孟德爾帶來恢宏詩意的新作。

盧賢棟傳

作者：徐天俠、盧剛
出版：紅出版（青森文化）



盧賢棟傳

盧緒章長子盧賢棟，在國家政治經濟巨變、國家生死存亡的激戰中度過的童年、少年，後成長為核工業部教授級高級工程師，為中國原子能工業發展作出傑出貢獻。本書是一部獨特的傳記，細緻記錄了盧賢棟傳奇精彩的一生，亦包含許多剛解密的一手歷史資料，反映了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曲折歷史，以及中國核工業發展的艱辛歷程。本傳記是在盧賢棟妻子徐天俠、女婿厲劍峰、女兒盧剛、孫女厲曉芝、孫兒厲家銘，三代人共同努力下撰寫完成，不僅僅記錄了一個家族的歷史，也是近現代中國社會的一個縮影。

簡訊

讓世界認識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 中國前駐英國大使劉曉明新書雙語發布



◆中國前駐英國大使劉曉明在新書發布會上發言。主辦方提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望賢 深圳報導）駐外大使是對外展示國家形象的一個窗口。中國前駐英國大使劉曉明，作為中國歷史上任期最長駐外大使，在將近半個世紀的外交生涯中，致力於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讓世界認識一個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

香港三聯書店近期出版劉曉明兩部著作——《尖銳對話：讓世界聽見中國聲音》及《大使講中國故事：讓世界認識真實的中國》英文版和繁體中文版。據悉，《尖銳對話》一書收錄劉曉明駐英期間170多次接受英美媒體採訪中的32次對話實錄，共分為「習近平主席對英國進行國事訪問」、「如何認識中國」、「香港問題」、「新冠疫情」、「中日關係」五個專題板塊。《大使講中國故事》則精選劉曉明出使英國11年間發表的700餘場演講中的35篇，內容涵蓋如何認識中國、治國理政、和平發展、中國外交、中國國防、改革開放、中國機遇等方面。兩部新作即日起在港澳各大實體書店以及香港最具規模文化電商平台「一本」上架。

日前該書在深圳聯合書店、本來藝文館舉行了新書發布會，紫荊文化集團副總經理孫奇光，中共深圳市委常委、宣傳部部長張玲，以及聯合出版集團董事長傅偉中、北京出版集團旗下北京人民出版社副總編輯王曷靈、中信出版集團副總經理王丹軍等均出席。

發布會上，劉曉明表示，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展示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是加強我國國際傳播力建設的重要任務。《尖銳對話》和《大使講中國故事》這兩本書就是貫徹二十大精神，踐行習近平外交思想的具體行動。

他介紹，兩本書有多個特點。首先，通過外國記者的提問，讀者可以了解中國面對尖銳複雜的外部輿論環境。其次，通過分享講好中國故事的體會，希望更多人加入講好中國故事的行列。此外，他也希望讓讀者了解在一線捍衛國家尊嚴和主權的外交官，他們的忠誠擔當和使命。「西方通過貼標籤來詆毀我們，因為他們不適應中國的話語權越來越大。過去他們會掌握國際話語權，他們也不適應中國的外交官頻頻出現在西方和電視台、廣播廣播電台，更不適應中國的外交官直氣壯地捍衛我們的國家利益和尊嚴。我想通過這本書讓海內外讀者了解中國的外交官在一線不畏艱難，不懼挑戰，捍衛國家的利益和尊嚴。」

是次發布的兩本書以英文和繁體版雙語出版，劉曉明表示這有助於人們用英文講中國故事，也使中國故事更貼近西方民眾，更有感染力。他認為，海外有6,000萬華人華僑，通過中文繁體版及英文版的出版，使他們了解中國的外交工作，也能激勵他們講好中國故事。劉曉明強調，講好中國故事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他會繼續為講好中國故事做出不懈努力，今年還會有新書問世。